

群玉山房文集叙



前大司馬少薇許不佞直之氣忠
愛之心難進易退之藹正身型俗
之矩載在

國史備於家乘卓然不朽名臣也公
棄世已若干年人猶景企不置由
公當日奏疏猶存及生平著述歷
歷可考也閱時久版漸湮沒其後

膏將重壽之祥而屬余為之序竊
士君子出而見用於世其見於
伐遠乎時會之適然惟見于
者則隨地有當盡之職隨時有
進之言然得失利害一怵於中
則噤口縮舌以自全者比之皆
是誰肯痛哭流涕長太息輕犯
至尊之威以快其議論之所及
不遇受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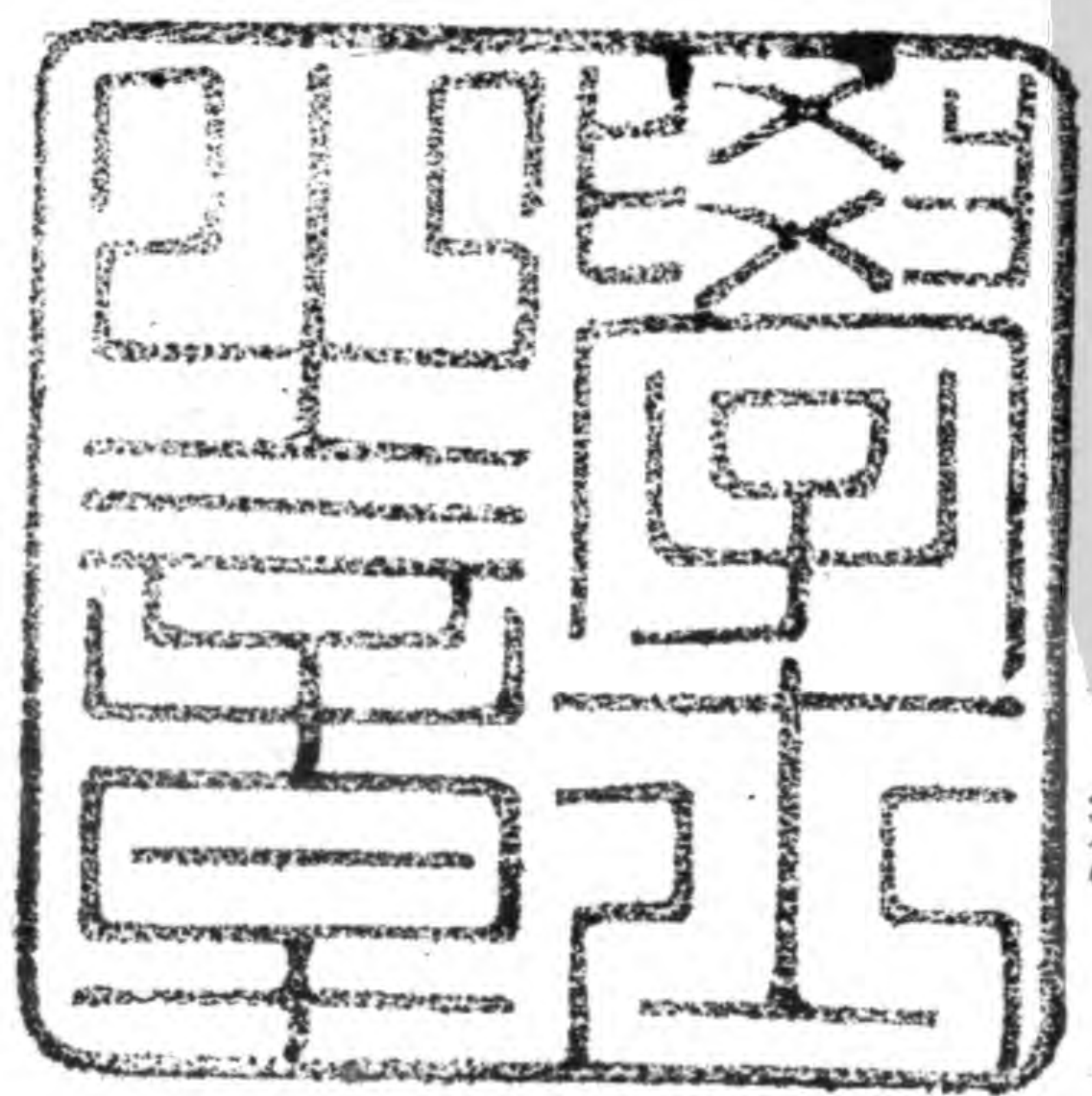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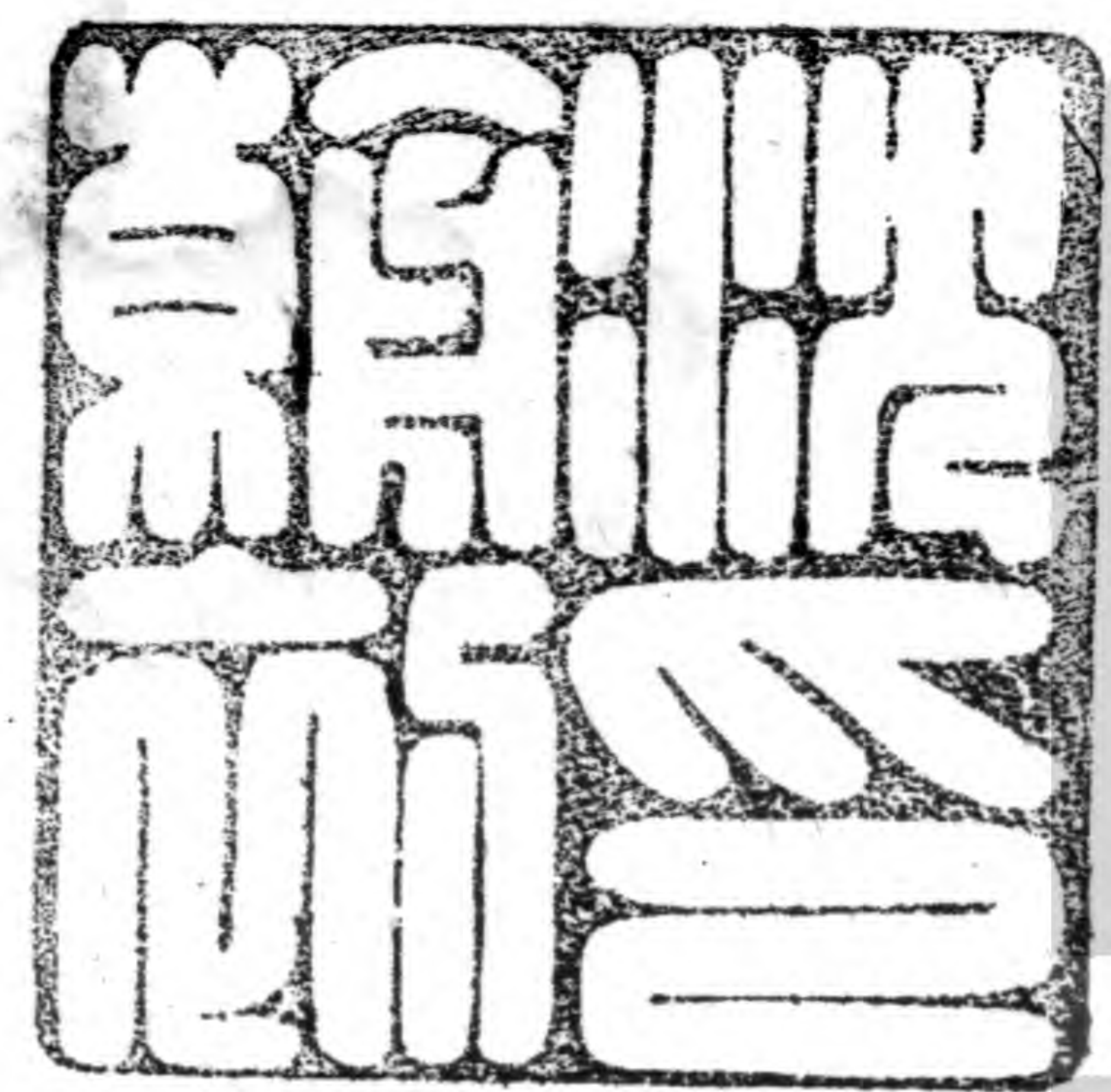
之主其獲罪蒙譴何可矜道况公
筮仕之時何時系萬曆中年廟堂
養拙默之癯臣列與元黃之戰君
子小人之辨清公則持國是存政
體回上怒達下情侃上鑿以矢
陳而不失忠厚之風故蒙特論平
正之褒且其內使四出征湖稅征
密稅加派頻繁海內騷然公先後

條奏系稅監留粵稅絕無忌器之
嫌卒能委曲調停俾上成轉圜之
美其他有失必糾有情必通未易
更僕數愛感世危治朝之臆亘日
星而昭河嶽維時代已移易而蹟
云疏草猶可見云之心蓋云所素
具者貞純之心也而即潔白之心
也觀夜告有軒見於製錦洗心有

亭見於建乎其始終于功名者皆
始終於貞純潔白之一心也云履
盛知退屢在告里居讀集中諸作
競上惟顯親是圖而并享上於外
家公忠誠著于國孝友著於家胥
於是集微之余所以捧讀其集景
念其人而不忍釋也公籍娶之東
陽余兒子曾終承之於娶之義烏

因屬余兒子來請今草數語郵寄
義烏家諭兒子曰許公由縣令起
家能望之如是、即爾之師表也
當錄其集一通為朝夕鏡而以原
序歸其裔以待其刻之成余亦將
挂名於名臣之集以傳不火寺錄
時
康熙壬午中秋

賜進士第翰林院侍讀學士吳趨後
學沈朝初拜撰



群玉山房文集叙

自昔人有三不朽之說而立言與立德立功遂
鼎足千古予以為非言能不朽原本德功以為
言斯言不朽也無德無功雖有言終不可以言
言也古帝王之典謨與其功德俱懋可勿具論
當其時左右大臣如臯夔禹棄之在唐虞伊傅
周召之在商周末嘗以言自表著而其當日之
廢歌訓誥皆足以贊襄至治鼓吹休明蓋其人
有言非言言有言皆其原本於德功者也原本

於德功以為言是誠無意於言者無意於言而
言立焉斯其言大非後世文人之言矣後世文
人之言皆其有意於言者也有意而言即如叶
宮調徵繡虎雕龍不過流連於月露之形變幻
於風雲之態而已求其有造於斯民有裨於家
國直如塵樓土餅而無所用未言而無造於斯
民無裨於家國乃猶抗顏自負於不朽之盛事
也豈不顏厚而忸怩哉 大司馬許老先生所
謂無意於言而言立者也先生誠心質行儻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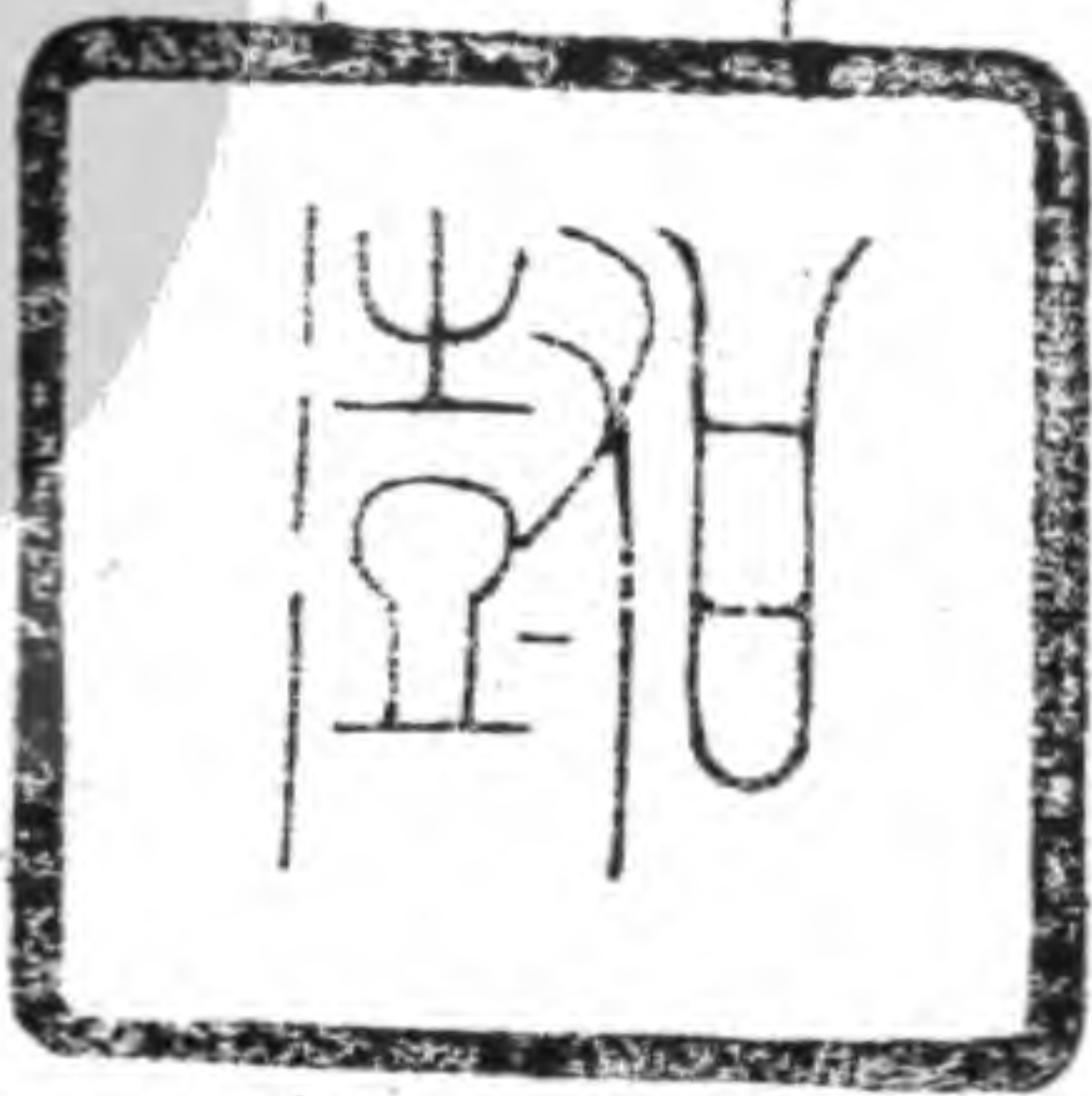
亮節自初服以至歸休未嘗少變是故敷歷三
朝而為朝野所依重聖明所眷注者始終一日
豈特不可令人目之即古人中與之頡頏者亦
不多矣所著有群玉山房文集篇帙不繁而義
理精至大率身之所履手以傳之心之所蘊筆
以紀之一生不肯沾_上文人自命而其言正非
文人自命者所敢望故人以為先生之言而余
以為非先生之言先生之德之功也所謂無意
於言而言立者也予嘗統論三代以下之立言

者兩漢有隨陸鄒枚班馬而獨推貴粟治安暨
天人三策三國有應劉阮禰諸子而獨稱出師
二表暨偉長中論唐有劉柳元白等而敬輿之
奏議與退之也原道特聞宋有錢楊歐蘇諸公
而文章經國者輒歸韓范司馬繼述道統者則
曰濂雜關閩至於昭代文章之士如信陽北地
歷下瑯琊諸賢競秀雲蒸霞變曷可枚舉而一
代之所尊崇其言以為高山之仰景行之行者
則莫如三楊劉顧及李南陽王三原王新建諸

元老由是觀之先生言之可重不可知乎先生
立朝訏謨壯猷焜煜一世原不徒以言重而先
生之言反以先生之人重余故以為先生之言
非先生之言先生之德之功也原本德功以為
言其言且將與唐虞三代之大臣爭烈而漢唐
宋以及昭代之碩輔不問而信其為伯仲等由
也天子於先生之卒震悼賜祭余承之寶婺奉
命有事於先生之塋事竣先生之子郡守公以
先生文集付余叙余何能以言重先生第余重

先生之人重先生之言則不能無言於先生之
言云爾

崇禎辛巳午日鄴下鄭滂書於金華公署之仙
石軒



羣玉山房文集目錄

卷上一

續溪縣丈量敘

丈量冊後敘

留都仕集敘

浦陽義泉朱氏次誦敘

重脩義烏縣志以

張武選君近述錄敘

赤岸馮氏重脩族譜敘

梅岡先生詩集敘

重脩家譜敘

給諫姚公疏草敘

會源蔣氏族譜敘

重脩家譜敘

侍御衡菴鄭公文集敘

燕遊草敘

送邑侯惕弦黃父母入覲敘

賀鳳梧張公祖榮轉大叅敘

賀邑侯惕弦黃父母考績貤封敘

賀浙西周兵憲敘

送義烏周令公調德清敘

卷下

賀金華龍令公考績貤封敘

賀振龍郭侯榮轉敘

送蔡侯入覲敘

送金華龍父母入覲敘

賀貢侯榮封敘

賀貢侯榮滿敘

賀鄭大尹榮覲敘

躬符柯侯德政錄敘

張母趙太孺人八旬壽敘

賀岳父丁翁六旬壽敘

賀盧母胡太夫人七十壽敘

賀太學敬輿湯公六十壽敘

賀岳母虞太安人七十壽敘

賀學正江魯南配樊夫人八袞敘

賀趙大巍表兄七十敘

賀禹南盧親翁七十壽敘

賀盧親母趙宜人七十壽敘

賀方伯王廻溪六十敘

家禮纂要敘

昭仁許氏作求錄敘

唐詩彙抄敘

附頌跋約

奉賀柯父母奏績承恩頌

雙慕冊跋

趙完白畫卷跋

宗族燕會約

前篇

宗族燕會約

後篇

歸全菴議約

卷二 裕後亭訓語 二篇

卷二

碧霞羽客傳

陳對湖先生傳

徐雲臺先生傳

赤岸樂善處士馮公傳

昭仁許氏源流傳

岳母許孺人小傳

卷二

洗心堂夜告軒記

右華周公生祠記

奈峰張侯去思碑記

重脩崇正書院記

石井潭龍王廟記

端州公署夜告亭記

孫塢記

卷四

明故處士友塘丁公偕配王孺人合葬墓誌

銘

明故處士貴塘丁公偕配許孺人合葬墓誌

銘

誥封恭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甘公元配吳夫人墓誌銘

學正魯南江公墓誌銘

明故太學生君垣李生偕配許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可菴趙公偕配盧安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文學吾泉先生墓誌銘

明故介石吳公配虞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誥封中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近

槐王公暨元配杜淑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王府典儀華南丁公偕配許安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文學星垣陳先生墓誌銘

明故贈徵仕郎蘇州衛經歷緯宇丁公墓誌銘

明故大中大夫廣東叅政梅巖蔡公墓誌銘

明故刑部員外郎禹南盧公偕配趙宜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處士一山趙公墓誌銘

明故處士樂山葉公墓誌銘

附墓表

明故處士郭公配盧氏合葬墓表

卷五

祭方伯懷莘盧公文

奠亡室丁孺人文

祭丁二尹文

祭甘中丞配吳夫人文

祭松南葉老師文

祭先姑文

祭柳春沂年丈文

祭劉健菴督撫文

祭徐石樓年丈文

祭趙上乾主政文

祭張三陽親翁文

祭祝浩峰年丈文

公奠浙撫蘇封翁文

祭王太蒙年丈文

祭徐觀我中丞文

祭蔡梅巖薦師文

祭張太夫人文

祭周寅所年丈太夫人文

祭姚通所太母文

祭趙姑文

祭母舅李怡亭公文

公擬祭松江郝二尊文

祭左年伯文

祭張母毛太夫人文

祭岳父丁華南公文

祭金親母文

辛亥京察宿院告天文

度庾嶺祭張曲江相公文

祭威靈胡公文

先考百歲祭文

岳父華南丁公百歲祭文

祭禹南親翁文

祭岳母許氏安人文

卷六

王府典膳裕菴丁公行狀

總戎雪湖王公行狀

先考妣行狀

卷七

高伯祖考尚德公像贊

高祖妣王安人像贊

曾祖妣龔安人像贊

祖妣金安人像贊

叔祖考周宇公像贊

少軒兄像贊

龍光侄像贊

岳父華南丁公像贊

岳母許安人像贊

少華丁公像贊

鶴亭丁公像贊

節嬪朱母薛太孺人像贊

汝用先生像贊

冲元楊公像贊

彬明葉兄像贊

岳父趙處士公像贊

岳母虞安人像贊

廸吾蔣翁像贊

處士丁公像贊

目錄終

翠玉山房文集卷上一

婺東許弘綱著男

嘉祐 嘉祐

孫欽堯訂梓

欽充 欽充

曾孫

荃 元孫 匡來 重鞞
淳 鉞 脩來

敘

績溪縣丈量敘

今

上御極之九年歲在辛巳

詔曰今天下承平日久強者兼弱者削稅不當於其產民重困焉咨爾郡邑其祖原額清丈之務稱朕意於是公卿之謀畫者悉殫厥心有司百執事爭奔走服勞以共承

天子明詔毋忽也令始下時當予甫視邑商諸邑父老言人人殊或者曰績之為土窄且磽民剛而尚氣畫疆以守世無越焉彼狡焉者欲求多尺寸道無由也業素定而更定之將必有奸頑起射利焉是以清之之故溷之也猶治絲而焚矣且民勤於役費將不貲弗丈便或者曰不然

田之丈也豈以後民將浮糧務去耳績小而衝攝乎大國彼逃亡逋負者戶相望焉非浮糧之以耶不以此時歸稅于產俾其宜公家之賦謂窮蔀何且一勞永逸蹙質永寧古之訓也丈之便議持兩端遲且踰月會有

詔趨有司毋憚勞毋以小民不願為藉口於是言不便者誦矣爰布令稽衆簡役而責成焉約法數十與共守之始事於季秋之望凡三易朔而工成役之興也予以印綬屬江文學取常祿糊余口披褐阡陌聞江文學之涖邑也惟恪籍庫

循吏傳

情景區真

藏飭巡警調停上下間井井如也予是以無內
 顧憂得大肆其力于履畝崇山複嶺鳥道幽居
 狐狸之所嗥荆棘之所聚足跡徧焉時值嚴冬
 萬象凋落或晨起履霜堅冰滿澤澗水無聲重
 寒削肌凜不可禦或晝臨大澤彤雲若塗四顧
 慘澹填之則大風蓬蓬起塵砂蔽目牧馬悲嘶
 衆皆袖手停弓相對欲淚已而侍吏市酒進分
 卮勞之始有人色或偶入谷中曰三四竿矣川
 澤薰蒸濛濛出氣沾衣襲人咫尺如失或曰是
 且近于瘴焉而卒莫之避也閱數旬則山川景

東漢王仲山何
開

物俱入目中民間疾苦詢訪殆盡老幼日與令
 相忘至則擁馬首而恬不為意矣丈既竣按畝
 登諸籍又凡數月而始定字源不易存舊額也
 編號以次象魚鱗也圖形必肖便稽查也官民
 一則從近例也多餘不科遵

明詔也嗟呷免量遺民科也開墾額產畝同稅而
 不同步別其等也版成而類上之司徒披籍賦
 民民始稱便一切耕傭之輩產無立錫室如懸
 罄而驚駭於胥徒流移于打門催稅者若一洗
 而去矣紛爭勞費始雖果若人言藉令以不便

壅德意績民寧有息肩之期耶一勞而久逸蹙費而永寧父老其見

德化之成哉嗚呼役興而與民習其事業就而與民樂其成令之職也不可以無言於是乎述始末而爲之敘

丈量冊後敘

余常窺石焰鑿祥雲陟大鄣之巔徘徊三天子都而不能去也當吳越之分野績殆其上游歟故水走四鄰無入者其商賈之利不通而四方之財不聚有繇然矣男子躬耕以爲養故不饜膏梁女子辟纁以貿資故鮮曳羅綺力作而用儉蓋公劉氏之遺民也昔人有言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嗟夫瘠土入薄勞民力疲卒遇凶荒饑饉而撫之不時則殆矣予觀夫崇山峻嶺歷數百仞而上者猶布之種浮砂磊石幸

占日司民
官簿此人

卷五 山房集 卷十一 四
什百而一收者猶樹之種土瘠民勞孰甚於此
哉幸墾土未租民食其力稍稍享遺利焉今弓
步所施無遺咫尺后將按畝而科之遑問其孰
肥孰磽耶且裂疆以來鄰多竄稅虛源而無產
者其山凡二百頃有奇巖石而不毛者其山又
百頃有奇至歲開月闕陞而爲田地塘者尺寸
亦皆山也欲無失額得乎東支西吾增此補彼
猥云足額難乎爲下矣

詔曰茲役也有闕土無增糧民是以謹呼承

德意卽有多餘亦上之司徒不敢隱也萬一披籍
者據是生侈心謂績固沃壤也而繭絲之真莫
尾其竟哉予之治績甫閱歲僅僅與清丈相始
終生息休養百不一焉民未蘇也故詳民困于
篇末俟來蘇者

留都仕集敘

盧君汝鳴家三峰下其北枕郭而面陽東西兩
峴鬱鬱蔥蔥若拱揖於前而交相獻秀也君曰
是且排闥顧我顧不稱嘉賓哉因稱賓峴而人
亦曰賓峴先生云盧之以科第貴者不啻箭竹
而君三世入貲爲郎皆中從博士業大父午峰
公簿祁門父東峰公簿靈川而君得江寧江寧
故京兆屬邑五陵豪貴之浸淫剗夸任俠鬪雞
走馬蹋鞠而六博者不少也故簿階視郡國稍
進體貌視郡國稍降而賦獄之繁視郡國恒什

五君下車自中丞京兆暨諸御史臺無不嘖嘖
江寧簿者人謂所居良赫赫江寧應不負君而
君遽上書乞休不亟去不巳也嗟嗟士亦志進
取耳當盧君屈首受書膠序時鬱鬱不自得至
用貲徒入成均志豈須臾忘馳騫耶簿雖羸足
以自樹孰與朝游而夕去之必置身蓬藁乃媮
快哉天下之物重視之而重得之則他日必重
失之烏糴之嗜鼠卽且之甘帶彼其徘徊係戀
而不能舍者視之重也誠幻居之而幻去之則
唐虞之揖讓杯羹耳彼巢由卜務之流所以子

子焉沉淵洗耳而不瞬者固未嘗以天下視天
下也盧君始厄於膠序而入成均繼厄於成均
而就邑簿閱三十餘年博一官而竟不勝其終
朝之一擲則自下車之後以迄投轄之先寧復
有身家一念襍之者而欲其聲名之不赫赫得
乎君旣歸日益徜徉兩峴下髮之白者日以黑
顏之渥者日以丹而日益揚其聲於里閭爲後
生法蓋庶幾其旋元吉者余少習君及兩郎君
因獲覩其所爲留都仕集與表薦紳先生之爲
詩古文詞相贈炙者乃余生平嚮往君則不以

羣玉山房集 卷一 七
仕而以止誠謂夫能仕者未必能止而其汲汲
於止者正所以仕而赫赫也嗚呼鐘鳴漏盡而
夜行不休世豈少哉此宜視盧君爲何如人兩
峴靈或羞與賓主矣

浦陽義泉朱氏族譜敘

不穀童而受詩家大人已命釋去更從吾泉朱
先生受春秋先生爽朗高潔遺金三拾而三遷
之家徙四壁髮如也尊人靜軒公寢疾垂十年
先生衣不解帶世稱篤行君子先生謝不敏曰
余小子方潦倒學宮其敢博名高于蟬翼凡余
夙夜所不敢康有先君子之訓在先君子規言
矩行守完璣以貽後昆九京日邈而閭巷之稱
潛德者必曰靜軒翁靜軒翁當其身如不及也
而余小子何敢焉蓋余宗自槐里公正諫公來

而名在漢唐之籍矣。譬諸桑欽水志，則崑崙星宿也。余不敢盡徵，其近者斷自余邑。西朱始邑，西之有朱氏，自宋端拱間始也。余祖承事公，官于葵因家焉。一傳而寺丞公臨，再傳而刺史公適之，四傳而進士公綬，六傳而吏部侍郎公質暨進士公羣，侍省進士公萬彬，彬箭竹也。厥後西朱之析者爲馬豹橋，爲藥店，爲橫街，爲陽山頭，爲赤塘藥店之析者爲富陽馬山，馬豹橋之析者爲黃大塘，橫街之析者爲茜溪，爲四牌樓，爲下珠，畝四牌樓之析者爲十六都崑崙之

出始千溪萬派而不可竟矣。余家義泉西朱析也。繁豈以簪纓門閥相頡頏，斤斤清白吏子孫而足耳。迄于今而士不貳行者，若而人；女不二字者，若而娘。若余嫂氏薛者，矢死數十年矣。瑩瑩奉弱子天復，而嚴事繼姑，無違色也。彼藉詩書傳保乎哉，猶然卓犖也。而余小子何算焉。蓋不穀習聞師說而重有所感也。夫氏族之來尚矣。唐虞之世，濟美者十六，濟惡者三天。之生是若薰蕕，即抑漸靡之使然，即博不云乎。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于今爲庶。善敗繇已而

繇祖乎哉世之氏族相高者往哲則附炎赫則附附者誣而信者棄則惑之甚也方正學之序譜也曰無而書者誣其祖有而不書者棄其祖夫世皆徂于誣祖之榮而頓忘棄祖之罪非惑與朱之受氏也盛而傳徵而不謬歷世三朝歷年六百而英賢猶且暮遇也不庶幾乎古之濟美而比屋可封者與不穀因先生而獲私淑靜軒公又獲因靜軒公而悉論其世也語曰盛德之後必有達人然則先生之喬梓相輝而邦人稱篤行者顧不有所自哉斯義也不穀固將

表而出之以告先生之子姓俾知其爲賢者之後而毋庸假他族以爲重也倘亦念祖而益懋厥修乎先生之季實天者拜手謝曰旨哉執事之言勗余宗者至矣敬告宗老而弁諸家乘之簡端

重修義烏縣志敘

皇輿自二畿外而稱大藩者必首浙浙自宋儒
後而稱中原文獻之傳者必首婺婺凡八邑而
創自秦漢者必首烏傷烏傷之更爲烏孝爲稠
爲華川爲義烏也名號數嬗疆土數裂而人物
亦時時輩出其間顏氏之在秦駱丞之在唐忠
簡文清之在宋文獻之在元王侍制龔都諫之
在明其尤著者也迹烏之名山大川不過雲黃
繡湖諸勝都鄙不過二十八戶口田賦不過吳
越壯縣之什三然使數君子者絜德度材與四

方豪傑聯駟而馳未定誰爲中下則烏所由重
其在彼歟在此歟宋元以來郡邑始各有志烏
志一創于鄭安平再續于黃應和及文獻門人
而正統纂修之及劉侯同爲大備隆慶中潘侯
允哲修之始未嘗不刻意較讐而未稍薄遽曼
漉也時事日新遺編濶略何以觀焉毘陵周侯
來而瞿然慨也暮月政通百廢具舉爰吞之文
學謀之邑薦紳爲局以授諸生某某等討論而
侯時取衷焉閱歲帙成爲卷二十爲類入爲目
五十有三語贍旨深悉具衆美於是乎雲黃諸

山若增而秀繡湖諸水若澄而清原隰若闢而
廣先後官師人物之傑出者若旦莫遇而比肩
接躅也志如是足無負劉鄭諸公矣侯謂不佞
家鄰壤宜有所述介而問序者再不佞亦再以
不文辭而終不獲也則嘗試言之夫志之與記
埒耳然記繁志寡昔人所譏得毋以所謂志將
必有精義存乎蓋孔子之作春秋也其事桓文
其文則史而其義則曰丘竊取之後世遂以爲
裁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夫成周之史散在列
國者彬彬備矣董狐南北汗青與日月爭光豈

不能傳且久惟無人折衷之故雖齊晉大邦其究與邶鄘同沒沒而魯以一匹夫竊取其間其史乃至今不廢故春秋者一國之史而天下萬世之史也魯之爲國未必倍於烏其史未必詳於烏志而侯之折衷筆削未必不廩廩孔氏法程卽進而志兩浙志一統恒必由之寧止烏傷與婺文獻足徵而邑也嗚呼掌故具而後吏視邑成視邑成則吏習鑑觀備而後人懷往哲懷往哲則民興不具不備今日之事也具且備矣而不習不興後之君子倘亦惕然省乎是侯之所以志遂爲之敘而交勗焉

張武選君近述錄敘

余友張武選以明經高第出理饒頌聲交作天子下敕褒異之爰及兩尊人已

名入爲比部郎以慈闈不便就養乞改南等引疾歸臥仙華山聚族而重譜之昭其睦也比以今官奉使歸乃摘兩尊人

敕命誌銘彙爲一冊附以饒人輿誦間出示余余手之而肅然改容比卒業而忻然羨復瞿然歎且悲也語曰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自壽山公以忠孝顏堂諄諄式穀太安人佐以恭儉溫惠業

是用昌蘭桂迄今有餘馥焉讀其文想見其人
九京可作願執鞭而躬御之也欲母起敬得乎
岷岫之念人子所同資於事父以事君亦資於
事君以事父則顯揚之謂耳自

昭代有六七不重封之典子情恒鬱焉弗宣而公
一以報最一以覃恩六七再焉非世所欣觀歟
公少而孤卒表龍岡以酬雅志其於太安人生
視膳歿視含無復纖毫遺恨而余千里奉嚴諱
踉蹌跣奔僅獲與病母一訣然而既經挂議竟
并先人卹典兩奪之視息雖存何從銷此罪案

因公有觸胡能不泫然而悲耶公之言曰人臣
非賴寵之難食焉而無所事事之患余之釋負
于饒也豈余小子是爲先人之式穀是繼今小
臣去天遠遊子去先人丘墓遠庶幾披籍而親
恩君命兩式臨之早夜以思不敢不視饒加砒
云爾余故於寶綸而見公之不忘

恩焉於釋思而見公之不忘本焉於惕然與誦而
見公之不忘始焉不忘

恩忠也不忘本孝也不忘始仁也孝以基之忠以
濟之仁以廣之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公之謂矣

公以丙戌成進士同袍且衮衮公卿而泊如一
官無營無慕此其人素履何如而余之歎息羨
慕又寧止一編也耶於是乎不揣而爲之敘

赤岍馮氏重修族譜敘

烏傷赤岍之馮余王母族也其始實家東陽紹
興中兵燹乃西徙而家赤岍赤岍之去東陽十
九世矣而其故址曰馮家樓者東人未脫諸口
也蓋自子華公以純孝格天瑞應紫芝白兔有
司至今祀之因以孝馮名家而其子侍郎宿則
貞元龍虎榜中所艷稱名士者也一時簪弁若
諫議大夫定秘書監審起居郎寬京兆河南尹
緘其人皆有以自樹載在郡書而吾東之數望
宗必首馮氏矣西遷之後代不乏人其著者曰

宋廣文古澹公宋亡堅守箕山之節杜門五十年屢辭徵辟切而屬其子舜卿曰韓亡子房奮母忘是言此王師下婺而舜卿傾橐餉師成先志也嗚呼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顧不信耶厥譜創自秘書公至嘉靖甲辰筆札四嬪始未嘗不彬彬成一家言而甲辰以後未有述也今

上三十五年宗之祭酒某者商諸某某等聚族而大修之爲類八爲目三十有二爲卷十有六某年削刷成介而問敘于余余曰請試言其略曰不佞之爲是役也豈余小子是爲先人之舊典

是繼吾先人之遷迹于茲土也日樹基而厚甍焉以母忘所謂孝馮者譜在而時時補葺之原始要後睦族別生將於是乎在矣作紀槩魯秉周禮望國是稱尊尊親親禮之善物也春秋窳窳余小子敢弗率以忝舊章作經制濟出王屋其始濫觴浸淫而漸于海淄澠混矣吾爲之溯流而窮焉作分系昭穆而甲乙之以著代也生卒婚配子女而備詳之以著信也則譜傳所由立矣作敘族吾先君之忝服休承也

天子實嘉勞而賜之如綸如綍以貽後人曰世世

寶焉以對揚休命也作制詞人不必珥貂要之
清白仕不必華廳要之顯揚一命而上吾備載
之曰

天子之職司也其敢弗恪作人物表挹水於河取
火于燧惟其似也聿修而亢吾宗則二三君子
在作人物列傳夏殷之禮杞宋莫徵文之不可
以已也與其窺二酉而富五車毋寧宗廟之典
籍作藝文此入者譜之大綱也而爲目與卷蔽
是矣余惟古之保姓受氏孰非神明然其後或
式微而不振卽世之別姓類族誰不系之顯者

然往往附會而失真譜固未易作也今馮之先
世能以其詩書禮義之澤佑啓後人十世十年
明昌弗替旣無待於借資他族以爲高而爲之
後者又能竭其嗣服率由之力俾詩書禮義更
數十世而常新華韞素封可存而弗論以故其
爲譜者詳而有體信而徵言必稱先民而不淪
其則可謂難也已矣方正學有言有而不書者
忘其祖無而書之者誣其祖夫誣其祖者桃其
祖者也惡在其爲弗忘也籍談者流其忘已甚
崇韜之拜誣焉而已若馮氏之宗之譜其誠不

忘也夫其誠不誣也夫余故不辭而爲之敘以
庶幾康吾王父云

梅岡先生詩集敘

夫詩心聲也性情之流溢也景融而意會神動
而天隨卽費推敲寧移故步然要歸之溫厚和
平衆美其小者耳詩通樂府將離離乎金石是
宣不務調氣而務炫才豈詩之本教哉仲尼刪
詩取精三百乃閭巷之語與郊廟之什並存抑
何容易其旨微矣後世之論詩者斤斤格調之
高下矩矱之離合中唐而後率羞稱焉後生輩
習聞而眩慕之東塗西抹朝獵暮漁巧則優孟
之當場拙則壽陵之匍匐于以本諸性情而依

夢筆已
極真

乎溫厚和平之教不啻千里矣當弘綱束髮受書而梅岡先生習我以春秋則春秋已爾此後計偕而先生範我以時藝則時藝已爾未暇及詩古文詞也此先生致政歸始間一寄聲于京兆又再一贈行中丞綱之讀禮也復儼然辱而臨之稍稍請益則盡出其橐中詩若干首見示綱跪而卒業焉皆近作也皆近體也然已駸駸成帙矣大都有所取足於景則無問格有所取足於意則無問聲不忼慨而憍不飛揚而厲不沈鬱而苦不宏肆而狷不悽惋而傷亦不雕剝

而澁依稀乎陶韋之優閒而出入於香山之樂易蓋詩之為唐為宋格之為高為下法之時合時離先生一聽諸天機之自動而姑藉以適其適焉則先生之所為詩也已矣語曰珠藏而澤媚玉韞而山輝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先生體不勝衣其言呐呐焉如不出諸口而孝友篤至人無間言屢上春官則屢北再試巖邑則又再北蕭蕭故業不異青衿而鳴窺其牘回祿相其居顧獨夷然自若也抱孫而誦抱膝而吟歌聲若出金石此其性情胸次何如者寧復有纖毫

羣玉山房集 卷一
乖戾矜高之氣沴乎其中而竄於其句哉故先生之詩非騷墨之詩而溫厚和平之詩也其真三百篇之遺意也綱未及窺先生之藩而不敢不佩服先生之教爰僭錄而書諸末簡以規吾黨之爲優孟壽陵者

重修家譜敘

曩在辛卯余幸以鎖闥侍臣休沐子舍因獲以間較讐家乘而創潤其大凡甫脫藁名起田間簡書有期未遑付之剞劂少年有蛇足其間者歸而視之種稂芄芄稗端見矣爲之掩卷太息者良久頃稅駕西臺去之二十四年纂修更亟宗老咸過而見屬焉余稱老不任事則推叔若思政弟若德禮者而分任之日子於往牒似亦未盡厭心而奈之何其已耶因相率拜命按故業討論裒益之敘生齒什二錄藝文什三略節

芟繁損舊文什一大都家政故自肅然余思其
渙而流於玩也獻享儀文故自明備余思其漸
而淪於褻也墳墓祭田往牒或記或闕余思其
久而莫之攷也大書特書備書其法視昔爲獨
詳均一人耳誌銘書行狀書小傳又書不巳複
乎則爲省入行傳而第存其表與銘行傳余作
也然聞知者徵諸古見知者質諸今非余敢自
作也其法視昔爲稍略若未人存而或謂宜削
罪著而或謂宜聲則宗老爲政豈余小子是爲
至於第甲乙遡涇渭較魯魚叔與弟日恢恢遊

刃焉斯愉快而勝其任也巳書成爲卷者六爲
目者十有八始于甲寅之秋而竣役于乙卯之
仲夏費可若干緡視昔宜稍節矣往例費出新
下頭會箕斂人率三十錢其細巳甚余視橐中
俸金自先人營葬外猶有存者輒計丁而代爲
之輸曰余不能爲老臣惠養驩聊以章

君之賜云爾嗟嗟辛卯之役余年三十餘耳先大
夫杖履無恙日督而課程之猶然不免于挂漏
今年六十有二老矣執喪以來目眚間作字櫛
句理蓋所未能夫庸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

昔耶抑余因是有餘感焉周道之隆也朝廷郊
廟歌詠讚歎必曰前王其分土建侯不過俾守
宗廟之典籍而棠棣葛藟意更蒸蒸惟時卿士
大夫習而成俗下及春秋戰國寒儉相臣父族
待以舉火卽卑卑如季子多金亦散與族人蓋
其遺也遷固作史備詳世家至其自敘更歷歷
若指諸掌有由然也今世學士大夫囊括古今
而或不能自名其祖德宦轍所至矚然忘人而
九族之飢寒疾苦視同秦越者不少矣夫物一
本也其初一人也庸詎可忽乎哉此余於家乘

所以一修再修而猶不能釋諸手也吾東之許
晉稱白鹿宋曰紫金今西偏者駸駸起矣然百
年之後母論神明不朽若秉義公卽隱德中英
聲茂實能如樵隱公八華公尚德公核齋公者
幾人文學德行能如林塘公訥齋公者又幾人
富貴烟雲榮枯草木縱一修而歲累千萬人亦
何益於家譜有無之數耶夫人知重族而後譜
學重人知自重而後昭仁與昭仁之譜重余知
族重耳非能重族者也故願與二三宗老子弟
共勛之

給諫姚公疏草敘

國家言路之重莫重於今日矣

主上冲年相臣實操其重陰陽高下惟所欲爲卽
丁丑之役嶽嶽櫻鱗皆他曹及新進而臺省不
與也壬午以後

主上始挈其重者分寄於臺省乃得持閣臣之短
長卽閣臣私有所齟齬第托之

上意而已不任受焉此一變也壬辰以後閣臣更
出其重者盡付之臺省而臺省至欲司閣臣之
廢置分曹對壘入主出奴而閣臣第拱手謝不

敏又一變也夫言路之厄則天子宰相實爲之
今言路且獨操其重而顧難梧鳳之音乎雖然
此猶有所待也若夫揭日月于通衢而濯腎腸
于河海神明之質而天地之昭彼且烏乎待哉
通所姚公以治行高等召入禮垣數忼慨直言
天下事二三君子此雖彼嗜宇宙賴以開朗綦
重矣會廷議欲借公以重楚臬忽入啓事中
天子未之許也門人盧生某等謂言路方闢而忽
移言路所倚重之人意不能無少槩乃盡錄公
前後疏草謀付諸梓而徵敘於余余受而卒業

焉爲卷者五爲篇幾滿百大都自乘輿以至
宮壺無所不補拾自婚媾以至軍國大計無所不
匡陳自宰執勳臣中貴以至諸司百執事無所
不糾劾厲者嚴霜和者雅樂懇惻而衷至者諄
諄焉造膝牽裾而隨之涕泣也揆事設策緣故
然測未然若君平季主而迎機批窾不疾不徐
則庖丁之遊刃而丈人之承蜩猶撥之也於承
觀止矣公孝友淵懿鶴立人羣多讀古今書明
習天下事當宰吾邑時已翕然負公輔望茲特
九苞之一云爾夫言官之職匪論人卽論事矣

余徵諸漢論人無如汲長孺論事無如賈長沙
長孺之面斥公孫丞相詰責張廷尉千秋鈇鉞
俱當上前毋容疏也長沙治安之策有味乎其
言之矣惟時二君雅不欲以言者故而遽奪貴
臣權故二臣不免於外徙然長孺自薄淮陽耳
帝不曰吾徒欲得君之重臥而治之乎屈平之
托諷不能無介心帝終自以為不及也嗟乎當
文帝時梯絳灌而顯榮者何限惟賈傅稱焉藉
令長孺少示委蛇即遇合不過公孫等耳所重
若此所輕若彼有志者宜何居焉臬臣外綜風

紀黃金橫帶南面而臨百城歷三數階得以中
丞問俗視長沙傅淮陽守重有間矣况

主上業難公之出而又無絳灌公孫之輩得操重
而快其私公之名也日可俟也公之奏議有施
行者有未見施行者公計日從三事九列間時
措而躬行之不患不聲施千古然則茲一刻也
獨言之不朽而已乎余故為特敘之使知言路
誠重然必得人如公者而後重也

會源蔣氏族譜敘

上古因姓受氏蓋始於成周氏而族族而譜司馬氏其嚆矢乎遷之爲史記也別敘傳于後而推本其世系爲特詳班史亦遂因之自是而若擘若約猶前志也至宋歐蘇而譜法備犁然家史矣然國史主於垂勸戒故其法嚴家史主於明親睦故其法恕乃若體裁之宜核宜詳則一而已不詳則遺其親不核則誣其祖不作可焉會源蔣氏之在吳寧歸然甲族而其受姓則自周公第三子伯齡封國于蔣始也後併于楚徒

樂安漢興從諸豪傑徙杜陵新莽篡漢時有以
兗州刺史挂冠而開三徑者則世所稱蔣詡也
詡之曾孫橫以討赤眉功侯九子而函亭鄉侯
澄析居羨陽其七世孫樞以括蒼太守居臨海
樞孫曰勳仕吳越歷官司空避亂遷東陽高砂
東陽之有蔣氏自司空勳始也其後一遷而前
嵩再遷而泉村三遷而城隍廟側最後乃遷會
源而食指林林素封相望鄉書歲薦鵲起後先
昌熾日無涯矣臨海一枝當趙宋時有曰之
奇者嘗派流窮源部署世次纖悉弗遺而其家

迅雷公得之以為討論修飾地則斯譜所由昉
也天順弘治凡經再修然皆斷自司空前皆剛
逸至嘉靖庚子乃仍之奇全集彙為一帙名曰
宗譜前編以竊附于史氏之外紀司空而後始
備載弗遺萬曆己酉一修于廣文良暨丙辰再
修于文學廷平咸率由弗越云余取而諦觀之
自司空而上上而為前編宗河祖海無乎弗諱
也自司空而下下而為全書別渭分涇無乎弗
核也於戲卓矣夫東人之急宗祊而崇門閥斯
猶行古之道也其誰曰不然顧濫觴之後往往

繫籍于名賢鉅公而強抑不可知之神明以歆
非類雖遙遙華胄月旦同嗤且驚然自以爲得
計也嗟乎非祖而祖必有祖而弗祖者非祖爲
誣祖而弗祖尚可以爲人可以爲譜乎故與其
詳而弗核也毋寧核而弗詳今蔣氏之譜筆札
數嬪而兢兢先軌若泰豆然試閱其成書瞻而
不詭信而有徵一洗附會之誣何傷喬木之太
其真足以風哉蓋余於家乘凡再修而始終不
敢越斯矩也故不辭而爲之敘雖然竊有進焉
昔蜀人薛宗起以片言抗魏帝物望翕然帝謂
之曰卿殆起宗非宗起也至今以爲美談蔣氏
之宗足起後人於世世矣盍思更起其宗而母
僅僅爲宗所起乎則豈惟譜牒之光抑亦榆社
葭莩之幸

重修家譜敘

吾宗之有譜也草創于嵯縣公修飾於林塘公
至尚德公而有激於涇渭之混淆也移書紫荆
遡洄白鹿世次犁然弘綱給諫歸猶獲從故老
許古泉處見其手書詞嚴而正意懇而深凜然
鉄鉞也聞其時相構而訟諸官官笑曰渠甘爲
爾拜祖宗亦復何憾公對曰惡莠恐其亂苗耳
上官語寒嗚呼卓矣自是以降代有述者或語
焉而勿詳或修焉而弗竟先大夫深有慨焉聚
族而以屬弘綱曰必善是綱凜凜拜命於是延

老成鍊習者暨通儒開局將事取法歐蘇模倣
邑中諸大姓變抄謄爲劄劄而規制一新焉就
中世系之嚴也昭穆之覈也男女婚嫁生辰卒
葬之書也此舊譜之大凡不敢易也一世系而
有外紀有本紀一昭穆而有筆有削有附有寄
有重一婚嫁而有略有詳一行傳而特書有類
書一枝派而有補收而有不收則綱之稽諸舉
矢諸神而竊取焉者也宅若祠宇之紀也以吾
祖固祀於鄉而改祀於家者也式廓經營不知
費幾番心力而惡得令其泯泯坵墓之詳也以

先人魂魄之所在也四府君之鄭塘頭久而幸
復伯溫之焰山則竟沒于斷烟荒草中而莫之
問也懲之深而慮之遠其猶有憂患乎祀田之
志也是桑盛之所出也世遠人殊强者侵弱者
鬻其能免乎披籍而世守在焉庶其有豸云爾
家規之志也昭世則也魯秉周禮望國是宗舍
是則奚別於邾莒况士庶哉制誥之備錄也曰
天王之寵命也 敕書之並載也曰臣子之
職司也而或以爲誇世則陋矣藝文之並錄也
有外集有內集敢驕語大方之文獻乎哉亦聊

比於嗣守之箕裘而已耳此皆辛卯所創之規也豈綱小子自爲先大夫之成命是佩修而再再而三勿之敢改也向來此費大都取辦於生齒之新丁人率三十錢不稱厲也辛卯之費夥矣猶曰大宗爲政乙卯之役綱念竊祿於朝數十年而章賜未周且渥故悉取諸家不敢以頌族衆今茲老矣匱矣大兒嘉祐欣然踵綱志而成之費更不少操觚之任則曰父在不敢專而八十二歲之老禿翁寧復如前了了媿矣罪矣幸分任者爲叔茂實侄堯卿矢公矢慎毫不致

私庶足以康先公而詔來禩乎

侍御衡菴鄭公文集敘

故侍御衡菴公之宰吾邑也綱以弱冠試儒童
公拔之孤寒而寘之舉首嘖嘖焉國士無雙乃
綱甫計偕而公已不祿比綱釋褐令于公之鄉
墓木拱矣公生無長物子姓俱食貧有孫曰繩
祖至欲糊口一材官而未獲也副院之役綱從
繩祖索公遺文冀壽諸梓會與時枘鑿踉蹌還
歸則繩祖且自付剗刷成而問敘於余矣余惟
周秦以降世所稱古文詞率取材於西漢漢之
以文顯者不具論論其遇而不遇者若賈太傅

則厄於官司馬長卿則厄於病賈生以年少疏
治安超超玄著至弔原賦鵬已衰颯不自振矣
長卿得意在諫獵喻蜀諸篇若子虛大人與所
遺封禪書靡靡者耳竊謂賈生之識遜於才故
不勝其憤世之念長卿之才浮于品故不能無
希世之心希世之文麗以淫憤世之文悲以激
是二子者極其才情之所至真足以籠罩一世
膾炙千秋而至於品識之未孚瑕瑜之互見卽
二子亦不能自爲之諱也衡菴公之令我東國
治行無前迄今五十餘年去思籍籍比名入南

牀恍慨極言天下事江陵相忤而出之外藩公
謝有老母在飄然去之傲吳門斗室以居公門
罕覩其面甘旨之外時時課諸子及講求家政
以要約族人而已公素抱羸疾寢不自支疾旣
革猶呼諸郎而屬之曰而公所器惟許生且暮
且扶搖而直上汝曹貧卽貧耳母相慰以故余
在金沙四載餘一水盈盈欲致諸郎一晤而不
可得也嗟乎是足以概公之生平矣當公之立
朝忌公而甘心者固不減絳灌旣退而岑岑藥
裹間亦何減茂陵之消渴乃今讀公之文抑何

其宏肆而春容雅馴而瑰麗昭昭乎揭雲漢爲
天章而洋洋焉若出金石耶蓋公之所至必嫻
快而稱其官故其氣充然而自慊於遺佚阨窮
涉焉游焉而不以入其舍故其神愈鍊而愈定
賈傅長卿之文才人之文也而公根之於品識
進乎技矣嗟嗟令公而在毋論德業表樹卓然
爲昭代名公卿卽翰墨淋漓詎止與震澤蘇臺
雄跨天南半壁而已耶况長卿方歿天子卽遣
使構其遺藁見諸施行而賈生身後天子且錄
其二孫官至二千石則二子之在漢世其遇未

嘗不奇也公歿之後文祕弗傳卽吳下薦紳亡
能寶之爲論衡者而冢孫若繩祖蕭蕭旅食幾
不能自存然則公之遭際其視二子更何如哉
嗚呼茲刻成而文園之論著不至終闕于名山
繩祖之賢當不在賈嘉後顧余髮種種如是將
何以酬公國士之期若區區涉世能爲異而不
能同也或庶幾公之一體也夫

燕遊草敘

余初屈首受書讀顏子喟然之嘆而異之謂才
已竭矣見已卓矣胡爲而悵悵末由者比令金
沙會虛菴張公而叩其近稿公正容對曰此道
亦何容易少年腸肥腦滿信筆塗鴉今則何敢
公吳下詩人也余猶以爲貌言中夜思之憬然
悟曰斯其末由之歎乎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
然後可以進道余則以爲惟進而後能知耳不
歷盡十八盤而過天門惡知尚有所謂絕頂哉
以東之僻陋在隅也家學師傅斤斤時藝遑暇

及詩以余所及見僅李仲子爲白翁惟其易視
此道故弇州以滿損易之峴西一路則左韋先
生稱古雅其溪堂之草寥寥也嘗語余曰吾儕
詩詩邑故有教授蜀一府才力與之論詩
因出少陵詩稿數幅相示推敵竄易手筆斑斑
甚有全首而十存三四者良工苦心類如此先
生之意尚蓋可想也東人故諱言詩詩成輒遭
姍笑而作者亦自甘菲薄不務精進日以陵夷
近日二三君子結社厲氣旗鼓一新斯文幸甚
然誇多鬪靡之習勝而賦從砥礪之益微余猶

惜之王家兄弟仁卿理卿池草輝映理卿燕遊
一役吟咏特富音韻清以越標格正而葩泱泱
乎非復吳下阿蒙耶得之遊者不少矣帙成過
余而問敘且曰公古人也幸毋以諛而以規余
謝曰吾何知復何語第舉前數事爲誦之理卿
憮然爲間曰更無以見益乎余曰適舉少陵逸
事請遂言少陵其曰平生性僻耽佳句語不驚
人死不休蓋言志也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
神蓋言學也有是志有是學不患從之末由也
君過社中而會二三君子其盍以是交證之理

卿唯唯嗟乎河伯之望洋而嘆画工之坐臥不能離故難爲淺見寡聞道也理卿之知無涯而其進無已茲帙其猶嚙矢歟

送邑侯惕菴黃父母入覲敘

乙未之春

天子復開明堂朝萬國而邑侯惕菴黃公以執玉行邑人華之各以已意致祝焉或曰郎官出宰百里於古爲列侯朝於天子述所職也故事諸上計者治行高等名入臺省不移時藉令資未及期璽書褒異還視事道途往返不半歲不能攝篆者越俎而庖不無廢格方幸侯之在席我而且夕焉依或曰古者諸侯之來朝也畿有迎郊有勞百官各庀物以周其共天子且爲之燕

享詩歌以樂之車服乘馬以庸之而今僦車僦
室百費需焉抱牘隨行喘息靡定寸長尺短且
憑影響而聽誰何此母論徘徊轅轍者旦夕重
違君侯卽君侯自爲勞逸計將母戀戀於茲行
耶余曰否否聞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易曰康侯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未聲聞則天且
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康侯之寵錫乎

聖神在宥惟安民察吏爲兢兢比歲舉卓異錄清
修風厲表章不遺餘力誠得康侯而任之寵異
非所計矣曩余從姑蘇門外識君侯見其質直

洞底裏不爲激烈高亢而條理井然沉靜雍容
廩廩如弗勝者因以窺其際德讓君子無疑也
下車而後善政不勝書矣東多積逋代輸者與
掌故爲好至不可究詰侯爲之精覈而躬操之
披籍責輸百不爽一輸者間挾奇贏以備耗羨
輒攜而返公帑肅矣東人好剛而習訟訟輒校
蔓侯爲發片言兩造謝服比法卽止不嚴管不
責贖民是以和城之役閭里囂然旋築旋圯無
寧歲侯爲調劑而紓解之褒高什二減役什五
奔命者始息肩焉故事巡行阡陌率取辦亭長

而侯乃自攜糧，騶從亦自攜糧，所至若不見吏，公費日裁俸薪，訕矣。或者陰爲列肆，累而侯致嚴於一介，日斤斤焉。至于今鄉無追呼，亦無廢事，案無滯牘，亦無寃民。東人之歌舞君侯，舊矣。持衡者將稽殿最於民譽，治平第一不屬之君侯，而誰屬耶？錫馬蕃庶，晝日三接，竊爲君侯望之。昔議曹爲漢臣，謀詔對區區，博一長者稱而連袂于薦之歌，乃能納君於善人之度量，相越其究遠矣。頃

聖天子齋居，法官事多獨斷，公卿侍從無由二奉

燕閒。君侯以而日三接也，其不以四方民瘼博一長者稱乎？未，在東而能使東人重者，君侯之餘也。在朝而能使東人重者，君侯之素也。彼以遠近憂以勞逸計，謂非德侯愛侯不可謂知侯，而明於天下之大計，不可也。余則何敢。

奉賀鳳梧張老公祖榮轉大叅敘

鳳梧張公以戊辰成進士凡十三載而副南大
行已自留曹出守吾郡又幾七載一時同籍多
貴近用事而公獨舒徐容與于二十年間蓋遭
遇若斯之難也比守郡政成島夷東嘯海上則
公以憲副視師濟寧東師輯矣吾郡方日夜急
公公復移巡衢婺居無何而吳中吏民不相得
詔擇賢監司公又以叅行省事爲浙西守蓋公所
至未嘗不力辦而天下有急未嘗不急倚辦于
公遭遇又若斯之奇也夫士當釋褐之初嘗患

聲名不早著昭昭乎揭日月逐風霆而公顧示之以不足名立宦成息端見矣歷試諸艱齟齬什九而公顧示之以有餘語不云乎朝華夕落松柏後凋是不足以定公之品耶公守郡時屬余在告覲德頗真余出過淮公始拜濟寧

命移巡之役余實從垣中從臾之今力不能久借公無以塞二三父老之望固欲以一言贈行會列邑大夫來徵詞也而以間請曰吾儕小人日飲江河而莫知其委也盍言公之所以治越諸大夫曰是則有道矣郡邑之上爲監司監司之

上爲撫按緊戶樞之地而橐籥之門也以欲從人則上見以爲徇而於下容有所不及知以人從欲則下見以爲迂而於上容有所不易達公惟務通下情而未嘗輕見其技盡諸司之聰明材智畢獻于前徐視其後者而驅策之至於上官析利弊守便宜雖去就不易也故公之治至於廢者興墜者塞溝瘠者起庾粟且陳陳相繼學師儒弟子日橫經舉此以自步趨先賢而公不知也郡之吏民亦不知也斯其所以治乎余曰然則將何以治吳諸大夫曰吳非難於越治

吳者難之耳公業以緩得名行且以緩求治夫
物極則窮窮則變變則通自古及今未之改也
刁覲之勢張則邳甯之威震矣鉤距之政訕則
解繩之說行矣公之雅望旣足以鎮撫吳更值
其窮而樂相安於無事也必且逆帖內媿易跡
俟化雖儼若尸祝而畏於神明肅以秋霜而懷
以春雨也豈必易民而治哉蓋余甫竟斯言而
爲之惓惓廢晷也嗟乎天下之治敝於賢知久
矣賢知者每快於揚已之技而急於盡人之情
庸詎知夫以獨見障衆能數不勝耶又庸知夫

以日計較歲計數不勝耶昔諸葛武侯之治蜀
固曰鞠躬盡瘁而其大指乃在集衆思廣衆益
曹平陽相齊斤斤不擾移之相漢天下諡如也
夫不以已治人而以人治人不以有事擾事而
以無事處有事智孰大焉公以武侯之治治越
又以平陽之治治吳雖推之相天下可矣余不
佞何所進於諸大夫之言敬爲揭而書之俾知
張公之邁會樹奇正諸大夫相與有成之力諸
大夫將繼公而卵翼余越蓋法公所以治乎

奉賀邑侯惕菴黃父母考績馳封敘

壬辰之歲黃侯由吏部選人尹吾邑越三載而政成矣故事令三載報最臺使者疏留之而其最上考功令考功令上之

天子爲賜勅褒予並封其配及所自出恩至渥也會臺使者曠歲缺侯最末卽上今年春部議且材侯疏請名置禁近行有日矣又會上意有所操格不下故新臺使得循故事請而侯及兩尊人暨元配俱以章服拜璽書稱殊數也東人快覩侯殊數而且幸侯旦夕留於是悉閭巷之歌

謠與學士大夫之藻績觴君侯帛價爲貴余不
敏更何能文雖然竊願有進焉諺曰力田不如
逢年善仕不如遇合言吏治之趨時也漢初蒯
芟煩苛疎節濶目相沿至于文景悶悶淳淳雖
東海治平爲天下第一國史至失其名是豈微
而不足錄耶太守若曰東海苟治去其名而可
已太史若曰書東海治去其人而可已嗚呼此
何等景象耶建武以還吏爭救火揚沸以稱上
意地節號爲英主而膠東爵賞亦由僞增甚矣
好名爲治之累也遇合云乎哉明之啓運業異

漢初中興之朝不減地節吏生斯時而欲赫然
稱課最有不厲衆以斬快廣結以要容者乎余
觀東之爲邑僻陋在隅非有驛騷之役也齊民
孝弟力田安土重去富人課畝而生息之勢不
能越町畦非有鬪雞走馬之俗矚灌豪猾之雄
也惡少間逸爲剽竊不無蝨賊我良民上誠有
意督過之靡不鳥獸散非有憑林嘯峒之梗也
故其治利用寬侯誠習見其然而其人故寬然
長者任其洞見亡隱接之溫共委蛇令人若倪
孺之就哺故其政不爲一切小辦法取輔意而

行寧鳳母鸚寧蒲母刃其要使人易受而已然
東人習侯之易亦因以見侯之難吏分曹而任
人人各畢其能犯者扶不過十易矣然一左右
顧輒抱案辟易卽欲陰有所姦利惴惴焉睨不
得發則難訟無株連賦亡挺擊若漏網于吞舟
之魚易矣核之而逋者完囂者伏向所曹起而
譁至忘身及親而不悔者咸日消月釋以至於
平則難旦夕造請鄉縉紳折節恭謹至欲以私
進輒忸怩內沮而不敢居間則難僚佐下吏慰
勞不啻平生驪致令私相誠曰公遇我厚何以

當之勉爲公守法庶得終事公則難御史監司
守相所非是不嚮逆以覲一旦之知久之而無
所不知無所不稱最也則難侯蓋以其易者得
衆卽以其易而難者得名此與輓近世之厲衆
廣結者詎可同年語耶余請遂以漢事證漢宣
帝紀史稱其綜核名實錯用法理一時精悍震
熠聲聞強前後宜莫如趙京兆然不能長中帝
心而其所長尊寵乃在侯家穎川守彼其奉職
循理與化勸農意若緩收吏治之效而不盡用
其才其民之應之顧不後於京兆而榮名福祿

視京兆更什伯之此可以深長思矣邇來廷議紛紛不乏環瑋高標之士而帝闈日睽賢路日塞或亦吾黨之過歟

天子旦夕下部請置侯禁近益尊寵矣侯異日功名當超出穎川萬萬而其所以榮顯尊人慶流苗裔者又寧止今日一璽書章服也耶請以是足野人之謠附諸學士大夫之末爲君侯且諷世之厲衆廣結者

賀浙西周兵憲敘

余觀太史公之傳循吏也其文直其事核而蔽之以奉職循理何必威嚴詳矣獨惟夫治平第一若吳公而何以不徵其事且不徵其名也孔子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子長之作史蓋竊取孔氏之志而折衷之者也意者吳公之政其庚桑畏壘之流歟不爲而爲無名而名子長以謂吾有志於古之不識不知者而不可得也姑於似者亟稱焉若曰彼以不爲爲之吾以不名名之舍是猶爲第二義云

爾故宅日之傳酷吏而槩曰彬彬質有其文嗚呼其旨微矣蓋至乃公國事一壞于智囊再壞于雄材大略又再壞于標榜諸賢矜才炫名與漢終始而後知吳公之所以爲第一也班掾謂子長先黃老彼誠有激而先之顧自黃老絀而申韓之禍相尋以迄于今則亦才名者之過矣乃今幸見吾右華周公公以弱冠成進士司理吳興英穎奇發蓋世所稱第一而此其來守吾郡顧夷然有所不屑也曰絲棼而後求治奈何治絲而棼之由守而上上而爲監司臺使者由

守而下下而爲若相若令丞其名吾名也其才吾才也吾第以事處事以人治人而已爾以事處事故應而不膠以人治人故爲而不宰始未嘗不新蠱壞定章程覈姦利朝乾夕惕旁午應酬俾郡無留寘案無留牘而晬乎其容澹如其裘帶者三年猶一日也方其片葉隻鶴翩翩若天際真人乃府史胥徒環伺竊窺亟欲尋其靜躁之端乘其喜怒之隙而終不可得進乎技矣蓋余捧檄過里門謁公堂下公言亦言余退而慚其支也公步亦步公登亦登余退而慚其躁

也迨入公鄉而問公師友所淵源過庭所式穀
益慄然自失矣夫吳公之於大道似之而未必
是也子長猶爲之三致意焉藉令生今之時而
習見公之所以爲吾郡私心向往寧止治平策
一而已哉公今且被

璽書稱備兵使者建矛列戟而重遊乎茗雪之間
父老聞之喜可知也夫越之俗悍而鬻其究也
饒於質吳之俗雅而秀其究也溢於文文質之
變三代之英嘗有事焉道異道同公之所素習
也公行而序進吳越吏慎毋使彬彬質有其文
者趨吳公而上之哉吾儕小人則相與拭目治
平觀國史所以志周公之才之美者

卷之三
送義烏周令公調德清敘

送義烏周令公調德清敘

不穀於金沙爲并州於周侯廣裕公則弱冠而定爲時髦第一者也侯釋褐南宮卽忼慨極言天下事英風嶽嶽

主上爲改容焉居無何擢授義烏令烏故巖邑也民疲賦急訟獄滋多壯者執干戈以扞四方罷則無所于歸集諸少年椎埋屠狗更數賢有司治如故中外率難治焉天官選人謝弗就者屢矣侯下車而視烏如家視烏之老幼智愚猶家人父子也布衣蔬食出入戴星省官舍之奉已

者若干緡更公庭之不便於民者若干事去衙
役之不利於衆者若而人扶弱抑強修廢舉墜
不三年而烏大和部使者交章上其事先後治
烏者皆弗如非烏治者皆求自直于烏主人不
得而有之亦咸遜謝以爲弗烏若也而烏治顧
稱易易哉會德清吏民不相得邑綬久虛當事
者復難其人議以周侯往疏甫上而清人東向
加額賀得神君烏則閉門罷市爭赴闕下及諸
當道遮留呼聲動天地邑屋幾空老幼婦女目
焚香祝天幸得借寇公活百姓而侯亦垂涕向

諸父老不忍棄赤子而泣冰之也然竟不能得
說者見侯之戀戀赤子則以爲難德清見赤子
之戀戀君侯則又以爲有虞於後之難繼也余
曰唯唯否否夫地方何嘗有難易難易乃在人
耳易之而始難難之而轉易自古而已然有宋
中葉湖俗嘗倣於文胡先生爲設經義治事兩
科不崇朝而多士丕變烏覩所謂難哉今湖二
千石非陳公歟以端肅治之而湖治觀兵使者
非周公歟以寬和治之而湖亦治一來自侯繼
一遷自吾郡匪易民也况清人之耳目方新

且駕輕就熟新則樂侯之易事也而親之熟則
習民之難與慮始也而莊蒞之上敬其民而民
親其上於以適治何有焉若侯之嘉惠烏人則
有更千百年而一日者弛公賦之耗羨以予民
民忘其輸矣適館援粲取諸宮中而用之民忘
其供億矣兩造具而片言折之若飲上池水而
窺見垣一方也民無所盡其詞矣萑苻綠林芟
蕪殆盡卽謀人空舍中發捕不旋踵道不拾遺
矣深山窮谷將必有車轍馬跡焉諄諄然躬爲
木鐸以徇而孰賢孰佞若指諸掌小人蓋日夜

濯磨焉風俗易矣津梁道路所在一新六事具
舉矣後之君子第循塗踐跡畫一而守之自可
坐收君侯之名實雖欲易之其誰與易之故政
在卽侯在無庸旦夕在侯也况自西自東相距
錢塘衣帶水餘膏腴馥何地不流而悵悵一堂
階遠近乎當事者第借侯之餘力以及清人非
奪此以予彼也烏何急焉於是父老皆蹶然拜
曰辨哉大夫之言今而始知侯之未嘗調也侯
亦觴諸父老而屬之曰勤率子弟孝弟力田允
稱易使余行將益勉其難者酒酣樂成相與

甘棠樂只之數章而別

